



清代世情系列

续孽海花

〔清〕

燕谷老人 著



清代世情系列

续孽海花

〔清〕燕谷老人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3 号

清代世情系列

续孽海花

〔清〕燕谷老人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3.25 印张 314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8,000 定价：10.50 元

ISBN 7-80611-127-1/I·105

出 版 前 言

清代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高峰时期，出现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社出版的这套清代世情名著系列就是其中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这套世情名著系列包括短篇小说集《觉世名言》和《连城璧》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蜃楼志》、《镜花缘》、《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续孽海花》共十三部。

《觉世名言》又称《十二楼》以劝惩世人为主旨，书中《萃雅楼》、《鹤归楼》、《十叠楼》、《三与楼》等不少作品揭露和鞭挞了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丑恶灵魂和残暴本质，《生我楼》、《奉先楼》等作品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夺锦楼》、《拂云楼》、《合影楼》等作品批判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的禁锢，批判了门第观念与嫌贫爱富的市俗哲学，热情地肯定了青年男女为反抗封建束缚，追求婚姻自由所进行的斗争，均有认识价值与积极意义。作品注重从现实生活中开掘题材，内容、情节、语言都给人以清新感觉，情节曲折离奇，结局

出人意料，结构单纯，主线突出，针线缜密，照应周到，语言浅显活泼而富于情趣，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

《连城璧》又名《无声戏》。多写青年男女恋爱婚姻，官场腐败。此书对社会下层人物较多肯定或歌颂，对社会上层统治人物却较多指责鞭挞，具有明显进步倾向。小说故事新鲜奇特，构思独辟蹊径，情节跌宕多姿，脉络单纯明晰，布局缜密周到，语言通俗流畅，风格诙谐风趣，在艺术上颇有独到之处，在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是继《三言》、《二拍》之后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作品之一。

《儒林外史》与一般长篇小说不同，没有中心人物全书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人物故事传递勾联而成。作品共出现一百多位人物，通过这些人物故事，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尖锐讽刺了封建士人的种种丑态，并以此为中心，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庸无能，地主豪绅贪吝刻薄，附庸风雅之士的虚伪卑劣，暴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作品的讽刺手法婉转含蓄，作品的语言犀利辛辣，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杰出的一部讽刺小说。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其卓越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一是结构宏伟而自然，书中所有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一是细节描写十分出色，许多生活琐事看似平常，细加咀嚼，含义却极为丰富深刻。一是人物形象鲜明丰满，除宝、黛两个男女主人公典型，其他人物，亦个个各具特色，跃然纸上。一是作品语言丰富洗炼，无论叙事对话，都极具表现力。

《蜃楼志》以广州十三行商总苏万魁之子苏吉士为中心展开情节，通过广阔的社会图景反映了乾嘉之际这个太平盛世终结时代的动乱面貌及众生相。此书头绪繁复，作者写来却舒展自如，不惑散漫。尤其是结尾，意味深长，别具一格。郑振铎先生曾给

此书很高评价。

《镜花缘》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颇具特色。书中所写类乎神话的数十个国度虽采自古典神话，但有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息，匠心独运。作品以讽刺见长，除借故事情节讽喻现实，语言风格也生动流畅，幽默多趣，嬉笑怒骂，淋漓酣畅。书中对异国风物的描写，也灿烂多彩，十分瑰丽。

《品花宝鉴》全书六十回，叙述贵族子弟的变态心理和糜烂的腐朽生活，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乾隆以来的社会现实。此书开近代狹邪小说之先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若以“狹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作者原意要诱导八旗子弟重新振作，客观上反映了清代官场黑暗和科举制度流弊。作品引人注目并不完全在内容，作品中塑造的侠女十三妹性格豪爽，疾恶如仇，智勇双全，历来为群众所乐道。作品在艺术上亦有特色，全书讲究布局讲究悬念，尤其是“悦来店”、“能仁寺”等章节，娓娓道来，情趣风生，惊险曲折，是戏曲舞台和说书场上的盛行节目。

《海上花列传》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小说，作品暴露了当时上海奢侈淫靡的社会风气和官僚地主阶级的糜烂生活，客观上起了谴责作用。作品在艺术上很有特色，评论家认为有三个特点，一是结构上善用穿插藏闪之法，二是人物刻画绝少雷同，三是人物对话用吴语，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声貌并现。作品中许多写法颇似《儒林外史》，却又有发展。

《官场现形记》，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品揭露了清末官场的种种罪恶，触及了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也有较大的影响。此书问世之后，各种“现形”之作便接踵

而起，遂逐渐形成清末谴责小说的高潮。作品的艺术特色是广泛运用讽刺、夸张手法。

《老残游记》亦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小说以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在行医过程中的见闻和作为，反映清末社会现实，揭露所谓“清官”的暴政，谴责清廷黑暗的恐怖统治。作品写景明净清新，自然逼真，有鲜明的色彩，叙事绘声绘色，生动形象，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读性强，表现出作者不愿因袭，追求创造的精神，艺术成就突出。鲁迅曾称赞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孽海花》被鲁迅列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艺术成就甚高，在选材、结构、人物刻画、语言等方面都颇具特色。此书出版后风靡一时，评论、考证、续作蜂拥而至，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就是其中最好的续作。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作品以大量篇幅揭露了清廷丑闻，描绘了官场丑态，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表示了同情和赞扬。

我社出版的这套清代世情名著系列，保持原版面貌，装帧古朴，可供海内外读者珍藏。

前言

迟
崇
起

《续萼海花》的作者署名燕谷老人，所谓燕谷老人，乃张鸿之笔名。张鸿初名徵，字映南、隐南、师曾，别号瑀隐，晚年号蛮公、燕谷居士。他与《萼海花》的作者曾朴，不仅是常熟同乡，而且还是过从甚密的好友。他年长曾朴5岁，去世时间又比曾朴迟了6年，即生于1867年，卒于1941年。他出生于书香门第，22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随即捐报内阁中书，迁户部主事。光绪丙申（1896），考取总理衙门章京，8年之后，考中进士，后出使日本，先后担任驻长崎、仁川领事。进入外交界，报效国家，在曾朴是破灭的美梦，而在张鸿却是美梦成真。丙辰（1916年）因病辞职回归故里，恰曾朴亦自沪返乡，一双好友联合徐念慈、丁祖荫等开明乡绅，创办了常熟第一所小学。后又独立主持创办了常熟图书馆，并捐藏书若干。时当战火连绵、民生凋蔽之际，遂创办苦儿院及红十字会，收养孤儿，接纳难民，疗救伤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届古稀，为避兵火，携眷属及孤儿数名辗转两湖，终至桂林，转赴香港。次年由港返沪，闭门隐居，不问世事。曾有人劝他返乡出任伪职，老人为之喟然而叹曰：“吾七十

老人，所欠一死，谁甘榮嫕入里门，受醉尉呵耶！”凜然正气，溢于言表。3年后即溘然长逝。

张鸿平生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擅长书画，工于诗词，多所著述，而尤以《续孽海花》饮誉文坛。

《续孽海花》始创作于1935年，时作者已是古稀老翁。年届70始著长篇，堪称文坛佳话。1938年在一家杂志连载，深得读者好评。1943年，真美善书店即结集出版单行本。建国后，于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

《续孽海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然而，长期以来却为人们所忽略，读到它的人不多，研究它的人更少。推究其中的原因，至少有两条。其一、续书声誉太糟所致。在中国小说史上，续书不绝如缕，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至明、清尤盛。“每见前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见清代学者刘廷玑《在园杂志》）。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凡此种种，毫无例外都有续书，而且，其续作又大多非止一种。而《红楼梦》的续书竟多达20余种。更为糟糕的是，续书多为狗尾续貂、不堪卒读之作。久而久之，读者头脑中不觉就有了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一见续书即望而却步。《续孽海花》当头一个“续”字，岂知吓跑几多读者！其二、对名人名言的误解，使这部小说蒙受不白之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云：“《孽海花》亦有他人续书（《碧海幕》、《续孽海花》），皆不称。”显然，鲁迅对《续孽海花》的续书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鲁迅所指的续书，并不包含燕谷老人的这部《续孽海花》。众所周知，鲁迅逝世于1936年，而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刊于杂志的时间是1938年。毫无疑问，鲁迅生前并未见此书，《中国小说史略》所云当另有所指。遗憾的是，某些粗心学者论及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既不加考究，又不作分析，甚至根本就没有去阅读文

本,而是把鲁迅的话信手拈来,以此而代替了自己的评论。近年出版的一部《古典小说鉴赏辞典》就出现了这样一例错误,辞典者,典范之谓也。读者或为诸如此类的典范读本所误,亦未可知。

那么,燕谷老人这部《续孽海花》究竟如何?据我的浅见,它堪与《孽海花》相媲美,是一部很好的续书。

全书结构严谨,衔接、过渡、穿插,无不恰到好处、使通篇浑然而为一有机整体,从中颇见作者的艺术匠心。小说以赛金花为线索人物,叙其脱离金府,来到上海燕庆里重操旧业、情节直与《孽海花》第30回衔接。复叙名士慕名来访。名士侈谈政治,此乃一时风尚。遂由名士谈政治而引出政坛风云人物唐常肃(影射康有为)、梁超如(影射梁启超)、戴胜佛(影射谭嗣同)等一班维新志士。由此而切入正题,以浓墨重彩详写戊戌变法。写至变法失败,复以沈北山弹劾三凶——华福(影射荣禄)、耿义(影射刚毅)、皮小连(影射李莲英),作为余波。并以此为过渡,叙写顽固派挑动义和团进攻驻京使馆,引发了“庚子事变”。至57回写赛金花进京所见所闻所为,从侧面表现了庚子事变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故事。数年间朝廷内外两大政治事件——戊戌变法及庚子事变,借赛金花往还穿插,得以形象化的再现,由此而见作者举重若轻的艺术功力。

就情节的详略、结构的布局而言,多有论者以为:写戊戌变法过详而叙庚子事变过略,以致结末草草收场,使全篇结构布局失去平衡。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作者的创作宗旨,或者就不至于提出这样的责难。同正编一样,续编亦着重表现上层读书士子及官僚士大夫的作为和心态,既然如此,书戊戌变法为重头戏,即不为过失。戊戌变法是发生在最高统治层次的一场斗争,作者以大量篇幅,从正面描叙它的酝酿、发展及结局,揭示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殊死较量,从而为刻画一大批上层人物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而庚子事变的活动主体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

物，如果同样以大量篇幅，从正面去描叙它的发展过程，势必喧宾夺主，从而偏离创作主旨，使全篇的艺术风格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作者不以庚子事变与戊戌变法去平分秋色，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写庚子事变不仅简略，而且多从侧面着笔，着眼点不在事变的本身，而在于揭示它产生的深刻政治根源及最终结局，从而展示它与宫廷内部斗争的关系。第57回作者以十分明确的语言揭示了它的产生原因：“不料匪类中打通了端王府及宫中的太监，都在太后面前说光绪定中了洋鬼子的毒……杀掉了北京的鬼子们，大清国那才统一太平了。太后自从训政以来，本想废立，后来怕外国人不答应，只立了一个大阿哥。终究心中不畅快。那大阿哥是端王的儿子，虽做了太子，终究没有做到皇上。那太上皇的端王使不出多少威风来，也恨那外国人，他就先在府中设立了坛，就请了坛中的大师兄到府中来教练。”从小说的描写中，很显然庚子事变是顽固派蓄意挑起的。归根结底，它是帝、后矛盾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顽固派与维新派斗争的余脉。庚子事变以慈禧率领皇室成员狼狈西逃、清政府屈膝求降而告结束，彻底暴露了顽固派的十足的无知和无耻。作者这样处理庚子事变这一素材，意在表现上层人物的作为和心态，从而，保持了通篇题目的统一性和艺术风格的一致性。由是观之，所谓全篇布局详略失当，似乎并没有多少道理。

这部小说刻画人物亦颇具特色，它严格遵循写实的创作原则，既不粉饰，又不拔高，着力写出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及复杂的性格。戴胜佛（影射谭嗣同）是作者最为推崇钦佩的人物，然而，并没有因此而为贤者讳，更没有把他偶像化，神圣化，而是严格按照现实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来刻画他性格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戴胜佛一出场亮相，就给人一种气概非凡、豪放激昂的印象。这种血气方刚的气质，决定着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往往比较激进。

他与维新派领袖人物唐常肃（影射康有为）、梁超如（影射梁启超）的观点颇有差异。认为唐常肃以温和办法搞政治变法的主张必然“枉付东流”，而明确表示“极端赞成革命”，力主以激烈手段“先把整个社会翻他个过”。尽管如此，由于他与唐、梁的特殊关系，最终还是走进了维新派的小圈子。可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却又表现出独特的态度和方法。礼部六堂统统革职，是他“极力主张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既表现了勇于进取的思想和雷厉风行的手段，又暴露了他急躁、鲁莽的弱点。六堂同去，一时树敌过多，而且激怒了慈禧，超出了她容的忍度。当然，变法措施不可能都必须求得慈禧的容忍，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公开斗争迟早是要爆发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时机问题，倘若在维新派尚未羽翼丰满的条件下，激化矛盾，引发公开化斗争，那么，就必然陷维新派以被动局面。而且，戴胜佛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事前并没有与唐、梁诸人磋商。骤然间事势突变，顿使维新派感到措手不及。立志变法的光绪帝遭到慈禧严厉训斥，一向支持变法的朝廷大臣庄小燕（影射张荫桓）似有脱身自保的企图，维新派处境岌岌可危。当此紧急关头，戴胜佛又采取更为激进、更为冒险的措施：深夜造访军界实力派人物方安堂（影射袁世凯），欲遣其以武力救护光绪皇帝及维新派人物。谁料，又偏偏出现识人之误，野心勃勃、善变权术的方安堂当面信誓旦旦，转脸就去告了密，终导致变法惨败。戴胜佛的跌宕任侠、果敢勇猛与他的急躁、鲁莽就是这样水乳交融般地浑然一体。诚如梁超如所说：“胜佛的热血是胜人百倍，可取者在此，将来或者失败也在此。”寥寥数语，可谓切中肯綮。也恰恰道出了戴胜佛性格的复杂性所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写戴胜佛性格上的弱点，丝毫无损于他为了国家利益而甘洒一腔热血的英雄本色。可是，如果只写他的长处而粉饰他的弱点，那就势必使这一人物形象失去丰满的血肉，而成为一尊偶像，从而也就

失去了历史真实感。

作者刻划人物性格的这种写实笔法，又表现为不为亲者讳。小说中的军机大臣龚和甫，其生活原型即翁同和。张鸿与翁同和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原配夫人即翁同和的侄孙女。即使如此，作者在刻划龚和甫这一人物形象时，亦能秉笔直书。龚和甫其人，论学问是第一流的，人格品行亦无可挑剔，政治头脑也比较通达明智，无奈官场习气太重，明哲保身观念甚强。既保荐了唐常肃，又怕他不受羁绊，一旦闯了祸，自己反受其累。因此，转而百般压抑之，全不以国事为念。身为帝师，本欲为光绪收回大权，可又怕担当擅权之名，更怕得罪慈禧过甚，把“名声”“地位”看得比社稷江山还重，如此首鼠两端的作为，活现了他精于官场周旋的一付老滑头的面孔。即使他以巧妙手段除去后党人物祖荪山（影射孙毓汶），亦并非纯粹出于公心，而大半是根源于争权夺利的私念。然而，尽管他自以为在复杂的官场应付自如，而最终却是两边不讨好，不消说慈禧、皮小连视之为眼中钉，即使光绪也对他渐渐产生厌恶情绪。恰恰在他诞辰喜庆的日子里，这位夙夜匪懈地以保住乌纱帽为最高准则的老官僚，却终于被光绪极为冷酷地抛弃在一边。

刻划沈北山这一人物形象，写实笔法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作者是沈北山的密友，但对他弹劾三凶这一壮举的动因，并不认为如社会传闻那样纯是出于政治的义愤。三凶是慈禧的爪牙，是扼杀维新志士的剑子手，沈北山冒死上疏弹劾之，以为三凶不诛，国无宁日。并要求慈禧归政。这种捅马蜂窝的奏折、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满朝大臣闻之而胆寒，避之而惟恐不及。为什么独有沈北山敢于如此弄险？作者以其犀利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灵魂的深层次，探幽入微，揭示出极为隐密的启动因素。沈北山将疏稿交予朋友庄仲玉（影射作者本人）求教。庄仲玉阅过之后，钦佩

之余以诡秘的口吻问起动因。沈北山解释说：“我在年映（影射英年）家里听的话，实在要气死了。第一，是把皇上糟蹋得不成话……第二，是把咱们龚老夫子说得甚为不堪……”庄仲玉在听了他的解释说道：“你才说的原因，我看还是表面的，你的郁郁，大部分是劳燕分飞的结果吧！”“北山听了脸上微红”，惟有默认而已。仲玉笑道：“对了，不过你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好名。”沈北山报之一笑，说道：“到底是老朋友……”“我本来没有富贵的希望，加以处境如此恶劣，还是干这个的好……”从作者的描叙中，不难看出，激于义愤的因素固然是有的，但不是唯一的。沈北山婚姻生活的不幸，仕途上的不得意，使他对人生幸福失去了热烈憧憬和追求。在他看来，与其苟活于世，倒不如拼着性命去搏一个忠臣义士的好名声。这种隐藏内心深处的变态意识，也是他铤而走险的不可排除的动因。这种鞭辟入里的写实笔法，把人物灵魂揭示出来给人看，使读者对人物形象产生更切实的亲切感。

论人物形象，余者如慈禧、方安堂、华福、庄小燕等，无不个性独具，这不能不说都得力于写实笔法。

其得在于写实，而其失又因之过于拘泥于实录、读完整部作品，总感到它缺乏《孽海花》所蕴涵的那种悠长的哲理味。

楔 子

民国二十三年暮秋。那一日，听得好多年不见面的东亚病夫回来了，因急于要去和老友畅谈一回，便于傍晚坐了人力车，到了虚霏园后门。推门进去，只见亭台依旧，风景不殊，池中荷叶披离，岸畔柳条摇曳，确已是深秋光景了。不禁回想到君表先生建筑斯园时，我与东亚病夫皆是白夹青衫，翩翩少年，无日不到斯园。当时汪柳门、吴清卿等诸名士，时时由苏来常，诗酒流连，吟余醉后，碎玉零玃，文壁绮窗，墨痕狼藉。匆匆四十余年，已觉不堪回首了。

正在徘徊感怆之时，只见那竹篱丛树之中，闪出一个人影来，头戴一顶棕笠，遮蔽了面孔，穿了一件黯旧的秋罗夹衫，口里说道：“老友，多时不见了！”我仔细一看，不觉吃惊。只见他面目清癯，已经留了苍白的疏髯，不过他欢迎故人的一种神情依然不改。他手中拿了一柄小小的花

锄，含笑说道：“老友，我正在种花哩！我今年从日本、法兰西各国托寄了各种花子、花苗，现在正忙着插蒔种植，明年你可以来欣赏了。”我笑说道：“你的种花，好似培植国民，明年就可以考验你培植的效果了。不过培植花草，一年就有效验，培植国民，至少须有数十年。所以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晓得世上也有预备那树人计划的人么？”他叹了一口气道：“现在种花的，大都用炕灰马粪迫成的唐花，不过供一时的赏玩罢了。”我道：“吾国国民受了五千年的文化，因被专制政体消铄了，没有能开出好花来，只要好好地培植了。佛说‘众生本性，决不消灭’。将来国民性觉悟了，自会发达哩！”他说道，“众生有佛性，本性永不灭。瞿昙决无诳语，我的种花，今年不好，明年改变，已变换了不知多少。自佛眼观之，地球上兴亡强弱，也和花开的好歹一样，不过如戏剧的换幕，世人见了印度的衰弱，就说佛教为亡国的宗教，真不值世尊一笑哩！”我说：“如来一弹指，即越百万阿僧祇劫，他看数百年的历史，真如一出的短剧。你的《孽海花》不也是一剧中的片段么？现在你在《真美善》上继续发表数回以后，续下去还有多少呢？”他怆然手拈须髯，叹道：“你看我身体精神，还能够续下去么？我的病相续不断，加以心境不佳，烦恼日积，哪里有心想做下去呢？我看你年纪虽比我稍大，精神却比我好得多。《孽海花》宗旨，在记述清末民初的轶史，你的见闻，与我相等，那时候许多局中的人，你也大半熟悉，现在能续此书者，我友中只有你一人。虽是小说，将来可以矫正许多传闻异辞的。”我道：“我哪里有你的华美的文笔，哪里有你的熟练的技术，这是万万不敢的！”他笑道：“这也要看机缘了。”我道：“你又要来说佛学了？”他脱下棕笠，放了花锄、邀我上楼坐了一回。那时黄谦斋也来了。谈了一晌，已是黄昏时候，我就起身回家了。后来虽然也见了几回，没有如此畅谈过，不久就永诀了。我与他

自幼订交，至临歿之事实，曾作哀辞一通。

籀斋先生哀辞

余弱冠与孟朴游。君先人君表先生，方筑虚霏园，疏水叠石，峙楼迤廊，余常与君随而观之。一夕，与君泛舟池中，余堕水，君惊而出之，握手狂笑，赋诗而散。余与君入都，与黄谦斋、徐少逵诸友游江亭，各题小诗于壁，托名女郎，后流传为《江亭女儿诗》，颇多和者。君于春闱，屡以回避不与试。丁酉，余与君从张德彝、世增读英、法文，旋以事归，又延日人金井秋苹读日文。余无恒，无所成；而君习法文不少间，卒通之。嗣创设《小说林》，风行海上，多君译述之作。君与徐念慈、殷潜溪及余，创立中西学社于塔前别峰庵，即今日之塔前小学也。社中无经费，是时米业有所谓“塔志”捐者，每岁入七、八千元，为修志修塔之费。君与余年少气锐，以邑志非急需，塔尤虚诬，请于长吏，拨入学校。邑中巨绅，以为向无敢干涉者，执不可。省中派员查询，君与余面折委员及各绅，均无辞而阴阻之。迨长沙张文达师督学务，闻之，飭督抚批准，乃定。常熟建学之有经费自此始。戊戌政变，踪迹少疏，然君在南与经元善电谏废立，沈北山在北疏劾三凶，书牋往来，精神契合，我二人未尝不默相慰也。改朔后，君为省议员，持论岳岳，大江南北，贤豪从之者如归。嗣任江南沙田官产总局、财政厅长，数年中不过一二面，而我友黄谦斋，常在君左右。谦斋告余曰：“君在沙田局，有友犂金数十万，属君处分某处沙田，君严拒之不为动。其任财政厅，有戚闻君欲在上海觅屋，即代赁巨舍，几榻帘簾，精丽瑰奇，促君视之。君以为侈，告以已所献，不需一钱，则大惊，立毁屋约，命仆舁还其器具，